

翰苑新書

第五十冊

續集卷十一之十二

經畧類

安撫類

總領類

都大類

提舶類

新編翰苑新書卷之十一

續集

經略類

賀廣西胡經略除待制

真西山

新朝渙號次對升華千載風雲榮事權於桂管九天雨露
進班序於松堦紀 先皇方面之臣儀光廟圖書之府鉞
幢增重嶺海均惟共惟某官百年砥柱之家三相棟梁之
產周流事物曾無錯節盤根並濟恩威自是輕裘緩帶陰
清棠部愛蒲桃源歛江湖之激濁揚清為水鏡之旌妍別
醜留連鍾阜饋餉金城上卿之調度春容邊瑣之風寒嚴
密界二十四州之廣袤襟制百蠻極數千萬里之茫洋琛
航九貢鎮以無事熙然不驚尋丹洞之勝遊燕黃庭之內
景茲者龍飛南面鯤化北溟風行誕布於十行山立遙登
於兩禁偉 先朝之忠簡立大節於艱難宗廟社稷恃以

有扶天地神明臨之在上黜之在上黜虜動色 阜陵念
功報之未見其涯留以克昌歎後仲弓駟召聽復上星伯
也聞分簪筆持橐常棣相映汗青思魏澄則用魏暮寧論
今古寄韓愈當先韓會豈但文章况元祐已新初年則長
公宜大宗伯何妨夾輔矧曰同朝某被服典刑傾馳歲月
惟吏鞅牽聯於疆場而塵襟汨沒於節麾責萃其躬事多
於髮沆無洎溜可掩鴛疲頤曰牡駕之頻年迺許雉工之
涉筆雲垂覆露波及品題身托萬間奚止詠懽顏於風雨
心期一節誓將凌晏歲之冰霜

通唐經略

劉後村

奄四封而賜履咸仰威稜踰五嶺以乘輅適依節制輒干
六纛冒贊一牋某官試極精微氣涵剛大大阿出匣孰敢
擬其鋒鉞老柏参天傍畧無於枝幹靡繇拔手自簡上心
頃我豸角之初屢聽鳳鳴之奉言及乘輿事閑廊廟安知

疏入而跡危心存魏闕身在江湖不以名高而色喜甫建
臺於江介俄開闢於嶠南龍戶馬人競求衙謁蚌胎翠羽
暫免搜求一時之譽吏革心千古之貪泉刷耻昔者廣平
之入尋殘台司迨夫君嚴之歸亦登左轄佇觀新漢復掩
舊聞某久矣荷鉏偶然易節居里每勤於存問起家亦自
於吹噓屬茲滌籥之初切有樞衣之喜壁蠅附驥雖莫企
於騰驤若驂從輿庶粗知於向背

通應經畧

王臞軒

誦諸葛出師之表久起敬於油幢為毛義捧檄之遊行備
負於醜局士莫重乎始進天固使之有依三薰竿牘之恭
百拜旌旄之下某官出處之節皦如日忠孝之心通乎天
筆下無一點塵埃富大蘇之文采胸中有百萬兵甲負小
范之經綸惟中原久淪汚於腥膻而殘慮尚陸梁於疆場
士狃於東南之懦習皆諱戰而喜和公熟於西北之事情

謂有進而無退止楚囚之泣而作其氣焚石勒之弊而挫其鋒仗大節以臨邊馳一封而詣闕忠誠憤發可質列聖在天之靈大計堅凝將有兩河拓地之喜未逾旬而來四方之豪傑不終日而易万人之衣裳捷凱載塗羣首視氣其如功高而人見忌名大而世莫容方弘翹叶謀俱受晉公之節制及魚程反間遽收郭令之兵權浩然袖手以來歸識者拂膺而太息然公論常如日月一食何傷而雅志已在烟霞欲留莫可帝思南嶠之最遠詔以元戎而啓行幡然以裹雷閃電之威歛而為陽春膏雨之惠坐閱黃灣之落木足助吟哦笑飲石門之貪泉不移清介鯨波恬靜龍戶驩呼兼理民將畧之長皆平生孝力之驗人望之在執事万口同辭天意如欲中興十行亟召遠則宋廣平之登輔相近則蔣穎叔之任樞機留不鉢以相傳紀旂常而可待伏念某聞道最晚賦才甚涼弓冶承家期復青氈於

再世草茅對策濫收黃甲之乙科教忠方勉於過庭遭難何堪於陟岵意造物乘除之有數使世緣涉歷以稍深謀養斗升七稔寒飢之所苦失身筦庫一官猥膺而亦不甘不圖初筮之遭逢乃得大賢而師事惟是傳癖書癡之素習拙於笏畫鞭算之良籌誓當自拔於濁流不敢取尤於清議服鹽車垂兩耳姑強顏陪屬吏於此時鐫洛石紀万年願執筆從先生於異日

回廣西李經畧

李梅亭

荷囊輟直桂筦分符靴刀列郡之迎古稱大府襦袴万家之喜今在細侯仁氣南驅善声東迤某官通材治劇厚德鎮浮財貨本末源流早振地官之職侍從論思獻納晚深天庖之知遽厭承明之廬歸拜散人之號時方多事公未可賢謀帥須賢起家甚寵若衛公之鎮抚九十六郡與襲志之都督二十八年能安越人莫非李姓宜其苗裔復此

蕃宣願恐青羅白玉之江山難駐黃閣紫樞之步武某龍
鍾已久燕賀無由夔府竹枝之歌既成昨夢漢節梅花之
句願寄故人

安撫類

賀趙安撫

鄭雪叢

伏以鳴武城之絃歌昔棲燕厦被皇華之禮樂今傍麟符
密借吹噓再諧際遇十連作帥一道登車相望帝畿實同
王事賢者在上引其類協恭和乘使臣受命周于詢以小
比大雖由熟路實丐餘波共惟某官聖代吏師宗盟元老
春生秋肅藏神武於不殺之中乾轉坤旋杜禍患於未形
之始鉅筭不設而情得鉤鉅無施而姦銷權衡百物之低
昂唯則九農之賦歛人謂多多而亦辨帝嘉休休而有容
歷數京兆尹以來誰能並美只恐太常伯之任未足酬勞

某久辱眷知游蒙汲引逢人說項願何取於師門為國奉
張曾不移於薦藁方常平之美印合僉論以廷敷思不復
見壽昌公私多病謂莫如召杜杞咨度非難願有忝於甄
叔偶不期而符合離大造弗私於小物亦先生垂意於舊
僚念激濁揚清固京畿之甚急然移風易俗豈庸儒之所
能幸召公之懋崇尚存而潘令之種花未遠得所依矣廣
而充之有光于原隰間備宣上意流化自京師始敬拜下
風輒貢謝書莫酬賀語

賀杜安撫

方秋崖

伏審渙發綸函晉登藩岳勲業聿高於淝水声威誕播於
淮儒共惟國之蓋臣今之儒帥崇詩書說禮樂窺聖域之
妙而探其心安邊境立功名閑武夫之口而奪之氣此所
謂有用之李賴以濟多難之時故雖黽黽之夜嗥頓驚風
鶴而宵遁肆放一札增重十連帝曰俞哉有夷吾而何患

功亦偉矣召季布而可知某聞命云初翹風以喜兩淮猶
左右手正資運掉之勞九重披輿地圖更竚經綸之畧敢
曰慶幅以贊壯猷

賀任樞密帥福建

李梅亭

元老得閑介藩出牧道古今而奢盛德既將相之兼資至
將相而歸故鄉在古今而有幾適觀全德足立懦夫某官
輔世真儒爽邦良弼春風沂水夙早游夏之淵源界雪岷
山更陋鄉雲之河漢早克勤於小物晚服在於大僚非仁
義莫陳於前有謀猷乃順於外雖風霆不顯流形之迹然
天地能知休國之心用兵數年拓地万里疇若予采方當
顛面以正槐民具尔瞻何遽剖符而分竹拂衣勇甚懷綬
忻然問之往來皆云昔疾而今愈決於去就足窺衆醉而
獨醒為之兆兆足行真而發發必中全閩鄉部祕殿政塗
尋某丘童子之釣遊听去時兒女之笳鼓所貴於天下士

者動靜不失其光明豈不誠大丈夫哉進退一歸於禮義
不負所季是在我公林下有人少伴越地禽魚之樂橘中
未老尚見商山鴻鵠之飛某夙累公知敬為國賀江空而
歲年晚載歌百年幾見之詩水煩而鱗介勞更致列城一
陶之請

賀黃侍郎帥福建

黃雲溪

力辭禁門出殿帥聞十乘自天而下實輟言語侍從之臣
七閩在國之南今得詩書禮樂之帥爰進松楸之直用光
竹使之符麾幟遙臨旄倪咸喜某官季博而道大行厲而
氣清淵識過人稟著龜之先見孤標映世儼松柏之後凋
陰夷徧歷於兩塗濕燥靡渝於一致頃當飛龍之始蚤登
冠豸之司屬元惡之專朝排之以告提孤身而去國聞者
瞻寒代聖化之改絃副宸衷之側席召登九列旋真六聯
政使少留穿延和之隊仗胡為勇去分長樂之左符曉八

州之提封視諸道為樂土肆升次對益表優賢鎮撫餘閑
未妨挹三山而覓句便蕃異數會看趨兩地之催班某早
以愛屢阻於賀履慚無好語敢賡岳牧用詞人之詩尚幾
異時願作聖主得賢臣之頌

賀陳待制帥江西

戴象麓

光奉王綸大開帥閫整頓吾閩之天地方笳鼓之歸來洗
清江右之風塵又旌旄之暫出踊躍吏民之喜歡呼父母
之來共惟某官橫水孤舟擎天一柱事業皆自六經出得
北山先生家孝之源流人物若以三國言真南陽老子王
佐之才畧筆下不私一毫賞罰胷中莫知幾万甲兵未暇
以小小設施者言之請卒其彰彰勲績之大者歲在己丑
盜起潢池聞諸父老之言自有此汀邵未嘗有此寇或者
顛危之際若無我招捕則亦死我民福星一路之歌謠生
佛万家之香火然能以身任朝廷責誓不以賊為君父憂

有是駿功盍登鴻輔帝念江西數郡凡幾罹兵旱之災卿
實斗南一人姑往任軍民之寄一札朝下單車夕馳界上
有此我杜公非汝杜公之爭軍中謂今小范老非大范老
之比方其壓境首誅八九渠兇譬諸奕棋此最第一高着
典刑既正風采可知它盜自束手以願降汗吏亦革心而
退聽蛇虎之害既去鴻鴈之居自安不勞指麾悉就條理
民何幸甚天實憐之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幸早了一方之
規畫川用舟楫旱作霖雨即大施四海之經綸某惻然書
生冒此邑寄每嘆孤寒之無援惟知職業之自修幾番心
火之憂焦頭驚半白三嘆人生之遇合眼孰回青茲幸遭
臨照之天是真獲依棲之地第當大帥消吉開藩之際適
值小吏謁告還舍之時既不能負弩以先驅且併與慶丞
而後至茲方還戍懼莫逃愆江湖之計鳧鴈去來仰所涵
有天淵各遂鳶魚飛躍尤賴作成

賀陳招捕除提刑兼安撫

王臞軒

龍門高峻屢容寒峻之攀麟序荒涼復受使華之察豈造物憐其困躓使末路有此遭逢敬飭墨卿晉于籤帥共惟某官清融冰柱峻拔斗杓古堂夫子之雲孫李問有本北山先生之嫡嗣名節傳家方當杲日未東之時已有伊吳以北之志披肝許國掉舌籌邊雪衣貂裘慷慨辦太原之檄風声鶴唳笑談却淮甸之兵草木知其威名夷狄問其羊貌屬當魁颯之為梗群然鴻鴈之離居嗟懦俗之脂膏伏元戎之斧鉞毅然以身任朝廷責誓不以賊為君父憂卯受命辰即有行崇文之勇決申上奏寅報可從充國之便宜南州嚴保障之雄西師習号令之素如鑿王之治廢疾半劑而蘇如國手之救危枰一着即活凱奏紛紜而載路壽祠突兀以連雲上甚念功就畀以繡衣之命時方謀帥復假之牙纛之權兵刑之脉路相通臺府之風稜益壯

所以寬宵衣之顧慮豈徒誇畫錦之熒煌如聞邊頭交馳露布知取勝而莫知持勝易納降而未易處降安保今日飢鷹之來歸不如向者猛獸之反噬金亡可待達勢方張當趣公入覲之時要佐宋中興之烈濟時方畧已優南渡之諸賢盖世功名更了北方之大事伏念某老之將至銳者已磨一羅語窅以來三閱歲筭之久士不得志宜追摺墓之風負能驅人至草間釣之賦無力可營於熱屬抗顏甘就於冷官若何免蜀雪之嘲所恃有蘇天之庇腐儒無用直東高閣以待大平來事可為磨石崖而頌大業

賀江西李安撫

戴象麓

榮遷外府寵寄元戎內閣陞華光射斗魁之次南昌申命春生帝子之都壞望愈隆輿情胥慶某官人物琳琅於昭代家声儀表於端朝老成重厚如倚泰山而坐平原洞達疏通若駕輕車而就孰路自躋臚仕屢展杜猷惟好儒之

君以未能得天下英才為朝廷羞惟憂國之士以不獲行
聖人實孝為終身恨獨我公者真其人哉入接武於夔龍
分宵旰九重之寄出齊驅於申虎控兵民一路之權恩威
已遍於西江冠冕宜通於南極何封疆之不改俾牙燾之
重新惟草木素熟於威名故江山不勞於指顧科條荐布
畏愛愈孚位列九卿復參華於朝著戢嚴內直益增重於
帥連恐未究於蕃宣已浸降於委寄朱簾畫棟喜聞圖任
於旧人衮衣繡裳行見揚休於天子某久叨屬吏又出師
門覩帥垣疊拜於筆書恨滕閣莫陪於朱履一邑如斗再
依大邦節制之雄尺素有書少效小夫竿牘之敬其為稱
賀唯盡編摩

賀給事鄒帥

王臞軒

綠底藉綸紅牙易聞煩公護太子久焉思羽翼之功借君
重淮陽示以歸禁闥之漸湘灵起舞岳后前驅共惟某官

道傳亞聖大賢之心文續先秦古書之脉虎榜首登鳳池
身到固地位之宜然鰲頭寵重鶴髮恩深尤人生之鮮儂
付科名於餘事守節宜之大閑方鼠穴摧門趨者成市而
螭坳直筆屹然如山及調更化之絃時方多事獨衛出強
之壁義不辭難入還班行進掌封駁誰不批勅鮮有如何
却之力爭因此結知故每見殷浩而輒喜居中未久丐外
即行國事日新比正觀初年而何若君子一去竟正元朝
士之無多心恋闕以常丹髮憂邊而漸白惟有甘棠之蔽
芾遠到海頭最宜叢桂之婆娑久留春脚驩聲無地可着
最課為天簡知太史夜占喜長沙之星見行人朝發趨衡
岳之雲開寶閣陞太學士之班輕車秦太夫人之養衆皆
爭先而稱賀僕知大用之有階蓋當夷夏消長之交未決
和戰衣違之策春秋復讐之義大乃素孝之欲行英俊在
朝則本強正善類之所屬有以中書何无寇公為問者當

以吾國即相司馬而答之初立本奇更好黃花之晚節倘
來不計直垂汗竹之芳名伏念某讀書不多合世更寡比
奉槐楓之對空意盡言不知草茅之踈轉喉觸諱甘輸三
籌而不悔僅忝一命以進身冬已及於瓜期夏方趨於蓮
幕始仕曰筮或者即初而覘終事長必忠安敢以順而為
正竦聞元帥來鎮此方幸以鄰壤之諸生得為油幢之末
吏雖素於左右本无介紹然見之方冊不昧平生况進士
題名既接鳳雛之武而宵人有母敢希燕喜之榮倘推老
吾老幼吾幼之心當無中不中才不才之間曲憐臭味俾
托併懷待我不以衆人倘少垂於異時曰主可以信客切
自激於懦衷

賀左史林侍郎出帥

戴翼

光奉恩綸重開幙府圖書晉陟躋西清次對之星班牙燾
益光增南浦朝來之雲氣封圻仍舊号令轉新某官身負

兩儀量包九寓声名獨立斗魁第一曰天樞福慧双嚴佛
中八九分地位所養者得孔孟聖賢之定力故散而皆臯
夔翊輔之宏摹粵從更化以來暨于嗣服之始孤忠貫日
一手補天士屢形宣室之恩公未薄淮陽之治再三吐握
陳史君之舊榻無塵十万歌謠常觀察之愛碑重碣方擬
衣歸周之袞素苦攀借寇之轅歌轉上聞詔由中出乃睭
畫棟珠簾之舊屏載煩金華玉筍之儒英星分翼軫地接
衡廬頰增氣象早作霖雨川用舟楫行會雲龍某昔忝門
生出冶鑄陶成之下茲叨屬吏在車塵馬足之間况生乎
吾鄉父母之邦又幸甚年家子姓之列并四者美為一身
榮機會鼎來精神益陪礼曰燕賀情露烏棲瞻東壁之星
恨未際仙槎之便激西江之水願少蘇涸轍之枯

上福建王帥侍

劉後村

叔子名高小煩裘帶淵明食少聊復絃歌踰瞻祭戟之嚴

冒貲箋題之敬某官三朝耆俊萬古人豪行世雄文若鯨魚之掣海立朝正色猶猛虎之在山當慶元則不合於慶元至嘉定則弗容於嘉定中年猛退有君實悔叔之風晚節後凋負元城老翁之望客傳詩句史載諫書開白傳之草堂追遠公之蓮社生天成佛亦惟寓意於彼宗臨水登山真若忘情於斯世肆我寧考粵今嗣皇昇機郡之麾符錫全閩之鈇鉞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其士以大慈平等之法視其民海波不驚羊穀告熟然而梁棟撓矣憂大廈之將顛風濤渺然橫孤舟而未渡上觀天意下酌民言翊炎運於方輿捨明公其誰望其曲卷擁腫潦倒麓踈少慕功名蓋嘗中夜起舞晚更憂患恨不十年讀書退然羨妄校之封侯已矣為農夫而沒世追記兒童之日早蒙國士之知豈謂白頭始紆墨綬道傍易楮若為稱過客之情廷下累鹽未免行賈人之事而又魏二大府凜二諸臺常訶責

於符移之中不寬假於繩墨之外自投湯火甚辱門牆儻眷衰陳稍篤綈袍之念尚殫勤拙不為美錦之傷

上福建楊帥長孺

劉後村

謀帥大藩仰止十連之重效官小邑眇然一尉之卑問戍後以凌兢望威風而震懼俯羞短贄仰闔高牙某官李貫天人名垂宇宙秉心諒直凜乎若朱絲繩制行方嚴截然如玉界尺生六一居士之故里荷誠齋先生之嫡傳翰墨風流單行於世間文章政事並有乎家法入登朝路未嘗拜金谷之塵出守輔蕃決不飲茗溪之水旋絲章貢易鎮番禺布陽和於溪峒創殘之餘扇清風於嶺海炎熱之地凡所至却千鍾之厚祿迨其歸止一葉之扁舟即署促還共歎馮唐之皓首詔書數下莫回巢父之掉頭屬者全閩難於作牧既欲寬明主宵旰之慮未免回執事山林之心遂乘單車來建六蠡通都大邑无奸伏得容其間百姓三

軍有父師之臨其上仁如時雨之澤物威若霜風之催枯
尊名教以厚民彞唱文風以起士氣施之郡國既令渤海
之民安置之朝廷可使淮南之謀寢會看召節入秉事樞
某齒幼名微才庸識暗老人大父有未復之青氈志士仁
人頗興哀於葛帔自歎類景升之子誰曾聞蔡克之兒既
莫紹於箕裘又何辭於筮楚然而高堂垂白環堵屢空非
敢為此身干祿之謀庶幾効昔人負米之義踰瞻旌壽縣預
畏簡書裹章服而拜上官行披符采受約束而詣大府一
聽指呼

通楊安撫

危巽齋

疏榮中禁移鎮上流曉行湘水之春想難攀於舊轍日賞
峴山之景喜已近於來音拜履未皇馳笈徑達共惟某官
千齡異稟四海芳名得於忠孝之傳加以淵源之孝政方
流於花縣聲已達於楓宸屬多壘於為憂至奪情而強起

虎符竹使甫臨鎮於近邊鶴唳風聲已飛傳於遠塞過師
枕席之上折衝樽俎之間底定武功升華戎監忽遠長安
之日去開衡山之雲半李悝之糴以備凶荒明臯陶之刑
以肅姦宄紅旗破賊既飛捷於九天黃麻似經知告庭之
即日適以封疆之慮尚勤鈇鉞之臨惟是襄州甲於京介
最風寒之要處實天險之奧區屬時傷創之甫寧如人尪
羸之方起氣脉正資於護養精神未暇於飾修比問甲兵
既匪晉人之犀利旋觀營壘亦非諸葛之規模望公之車
以日為歲得李牧而為守勾奴豈足憂哉有克國以比邊
羗人不敢動矣上既寬於北顧公即慶於南歸鎮撫有餘
絳綸何限某適官期之甫及服吏役以維新白鹿陂頭猥
贊碧油之寄青牛關外忽傳紫氣之臨遙瞻行李之光深
切望梅之意有河陽之幙以致溫造雖愧非材勒淮西之
碑以頌晉公已思濡筆

通待制辛帥

林克齋

疇庸北顧易鎮南昌棠舍陰濃不改江山之舊松階望峻
 載觀戟燾之新先聲鼎來闔郡欲舞顧趨承於末屬尤感
 發於私衷蓋謂自三先五岳之氣分嘆英豪其有幾更四
 聖百年之治定慨功業之良難早聆季子之來歸眾喜夷
 吾之復見使表餌得行其策則規恢豈俟於今方期父老
 之推牛開關持勞豈謂兒童之竹馬來道候迎抑九重深
 軫於此方乃三錫重勤於老手某官蓄雄剛之至德負超
 卓之奇才九卿高惟月之班四國徧于蕃之績惟是胷中
 之湖海飄然與造物者游發為筆下之波瀾殆非食煙火
 人語脫畧軒裳之表逍遙巖壑之姿然而當世望其有為
 吾君引以自近旋由次對荐昇輔藩居中則可寢謀於淮
 南擇外則尚何憂於江左維咽喉之內地實襟帶於上流
 眷顧周行見大夫無可使者儀圖宿望一敵國豈不隱然

不妨玉節之重臨佇聽金甌之有命某低頭一第連蹇半
 生素亡瘡人矧未更事猥玷公朝之薦口重慚計曩之素
 餐會逢十乘之啓行欣托二天之覆露豈若秦之視越瘠
 曾不動心倘如晉之用楚材或堪為後

通湖南葉帥

王邁

輟文昌之座以帥藩稍緩召歸之命着從事之衫而入幕
 得為未至之賓以明公一日之去留卜賤子終身之遇否
 仕莫重乎始進天固使之有依某官氣大而養以剛道高
 而立於獨渠渠孝行每興感於蓼莪皦皦科名曾收功於
 藥市守命義之大節為出處之宏圖鳧舄橫飛鴛行增重
 考容臺三千里司蒞甚閑為冊府第一官采芸有味方在
 開禧嘉定之際是為君子小人之交一賢莠豈以當前眾
 正得興而交賀直声大振雷夷電擊於奸未去之先元氣
 不傷風恬雨霽於事已定之後細祕府於金匱石室道正

茶於廣廈細梅履聲上迫於雲霄斧繡下臨於閩閩利源
竭矣誰能寬之一分仁人恥之不待去於三宿此奉盈庭
之色動未幾前席之恩深爰屈台斗之光俯照沙星之分
潭府甚淳古分少陵岳麓之清客堂喜空涼和吏部相川
之句政成而棠蔭密訟簡而鉅筭稀然當遠郊營壘之相
望豈容明堂梁棟之小用右諸道之秦最隱若長城左一
席之久虛行膺頭毋伏念某晚未見道窮坐為儒百戰蟻
酣敢望錐囊之光露一朝臚唱濫叨鐺脚之後塵父癯尚
青而復還母髮已白而侍養若以苟祿仕則僅可漫不知
幕辨者謂何幸以部封下之舊民而為油幢底之新吏始
仕曰筮或者即初而覘終事長必忠焉敢以順而為正惟
矜其臭味之似而許以悻悻之歸庶違官箴可諧親養烏
公鈇鉞之下倘見禮於溫生和相衣鉢之傳切有心於范
質瀆尊冒昧拊已凌兢

通建康帥張尚書

定叟

周山房

隆堂執訊甚慚妄冒以求知外學策名更懼庸虛而受察
竊以十國連帥之重下視九品文學之卑敢以平生半面
之私而後竿牘小夫之敬某官勲勞奕世文獻在躬凡紹
與討伐之規圖與衡岳講論之宗旨公既得之於親受志
在肯堂天復大之以全材亦存餘地而又遜却乎三事之
位而唯恐身早貴周旋乎二紀之餘而能以事煉心春秋
未高而望已隆是非分起而人不忘切觀地位殆為時生
今百年之胡運將衰而四世之國讎未雪忍使中原之父
老遺恨故國之世臣昔景略之孫尚存異代猶迎於灞上
渭南之星已殞返旗足退於魏人佇觀帥鉞之策勳即自
石頭而受冊某未能卒業已迫為親方齒髮尚壯之時不
知有已持科率非工之習何以教人自知非敢為人師所
恃亦有執事在聞諸道路屢辱齒牙方今名能半出題品

豈伊拱把亦誤軒衡酒輒枯魚聊借斗升之水託根小草
敢登桃李之場

通王安撫

真德秀

錫之旄鉞寄以藩垣天子惠顧全閩四輟西清近臣之貴
元戎肇開幕府聿新南郊遠服之瞻麾旄精明鼓角歡亮
某官清明莊栗博大魁閎接河汾夫子之傳未殊源派攷
會稽先賢之傳可嗣風流蚤以材大夫而為真御史晁生
有志欲復井田之遺孟子陳言首明經界之畧思被壘書
之一札澤流寶婺之万年孔門惟有冉求可使治賦唐世
獨稱行儉名曰知人亦既兼擅其能謂當亟付以政三山
非它鎮比繫國重輕九重俾我公行問民病瘡觀臨遣光
華之持盛蓋尋常牧守之所無淑旂綏章式重韓侯之錫
精金古器庸賁竒章之資倚頒一日之寬條立召八州之
和氣赤子潢池之盜方幸晏寧黃頭輯濯之師久稽整飭

狐兔雖定於狡穴鯨鯢時濯於驚波要當無事之時豫戒
不虞之備澄清一道皆猶枕席上之安張皇六師更賴於
帷中之畫某頽然暮景來此舊邦屬政苛猛虎之餘有澤
竭無魚之歡吏稱其戢民安其業自媿未能實告于府情
信于州方將有待仰帥牙之俶建與兒齒以均歡公其肯
效越人安視秦人之瘠我亦自同晉國願分楚國之波

通福建安撫李尚書人同

方壺山

筍班聽履嘗親橐座之光粉部舉惟密倚帥垣之重行驅
車而于役謹削犢以通名共惟某官四海耆英兩朝魁彥
中年突起兀北面之老蒼晚節後凋炯西邊之太白自更
化琴徑上言坡衆鶩成羣立万牛而不動羣暗已瘡聳一
鳳之孤鳴考其為諫官為御史以來略無結宰相結人主
之意晦叔雖介甫所厚安可囑以私淳夫受温公之知豈
不言其過栢操凜然而不改荷囊捨我以安歸人方其文

靖之登庸朝已憚忠定之嚴整竟由趨綴出牧价藩俄勤
宣室之思亟促曹裝之入顧輩流已少寧復著筆硯其間
况風景漸殊不忍見山河之異蕭然境視於黃閣歸哉聊
擁於碧幢倦言閩都古號會府弓刀禪袴有華屬郡之義
鍾鼓園林常占清時之樂抚茲雅俗展也元戎仰惟今皇
景倚黃髮典刑之訓有如執事所謂白首魁壘之臣道行
孰能止之時來恐不免耳靡湏席煖即聽袞歸某無夢鴟
行已盟鷗社某丘某水某樹樂方適於山中我任我輩我
車命忽來於天上循墻不獲叱馭敢稽念荃蕙不芳向自
立者猶淺而薜荔蒙耻今一出之何輕幸逢開府之新儻
念承顏之舊周原六轡遣以礼負愧皇華衛公八秩相于
朝請賦綠竹中丹所蘊副墨難殫

通招捕安撫陳待制

子華

鄭雪叢

十連開府載倚真儒半水修文聿新舊俗九霄綸綽一道

儀刑威德遠加精采特異切謂有大識見則有大力量有
有議論則有大功名先零之服預決於金城上圖之時淮
蔡之清不在於雪夜街枚之際先定其勝如照燭辯白黑
不蹶其趨如輕駕平夷信馳駑駘搶攘非時賢所能而弘
濟艱難乃哲人之事天開聖化獄生鉅公雖當太平極治
之時不無外夷小盜之警得一鄭公而遼戎無慮有一文
正而元昊何虞平益亂而整暇有餘縛貝寇而声色不動
干將莫犯盤砥愈堅是為客邪消弭之方無損壽祿延長
之脉此全才復出於斯世而百年可數者幾人肯使前條
獨專盛美共惟某官閑天地之運為廊廟之奇北山家李
首傳性命文章之理一貫東家水心高第德行政事之科
兩優總角結交無非老蒼同時並遊不敢儕伍識者已期
武侯於高卧見者咸喜吾夷而無憂始居烏幕以前籌動
無逮處周行而入告進有嘉謀祇見諤諤盡言豈覲

容容後福縱逍遙空谷之往亦眷恋丹闕之深移孝為忠
鞠躬盡力節履險而後見機識時而可投敬觀前後表出
師所陳何止治安策太息而已非剴切回天之甚力將舒
徐救溺以徒勞帝為增叱公能作氣效收掌上虜在目中
空其穴巢天之京觀方三路警聞於司寇俱未忘宵旰之
思惟七閩功書於太常宜特被褒嘉之詔事豫則立言無
不酬展也大成卓乎遠見憤茲餘蠹偃然逋誅又移建水
之旌麾來領洪都之斧鉞通班紫橐聊重建壇到眼珠簾
不妨緩帶戢止苛暴殄戮兇邪決非小小規模自是挺挺
風烈先聲丕赫逆首請降征西北行筮書隨下居東非久
衮舄遄歸要令四海之永清奚但十州之嘉靖某幼而孤
苦壯而辛勤恨不得諸老先生之宗空形夢見幸竊聽宿
儒名師之誨稍悟指歸頃嘗一得於公闡蒙綠片長於優
心銘果感口誦弗違半生仰慕於龍門昔無階而披霧

三載訖辭於氈席今有路以依雲顧荆棘險阻之備嘗而
俎豆戰陳之兼問鷄互飛而誤送鳥已倦而知還欲和荒
屋蒼苔之詩寧起映水紅蕖之想徘徊需代進退懷疑如
不可辭尚托刺史二天之庇或從其便即趨夫子數仞之
墻立義精專陳辭膚淺

新編翰苑新書卷之十一

續集

新編翰苑新書卷之十二

續集

陳大倫

總領類

賀吳總侍

方秋崖

伏審虎節建臺龜符牴籀大小馮之相代豈惟圖盛事於
 衣冠東西總之迭為茲用分顧憂於旒宸有美江山之第
 一共嘉國士之無雙波神胥舞於鷁舟春氣肇開於鵲印
 歌謠載道想續劉常棣之碑香火滿城當封寫凌煙之像
 斯民樂只於帝念哉某朋友同倫兄弟異姓願言思伯訪
 戴之興勃然豈無他人依劉之志遂矣式俟銷瓊之珮晤
 言浮玉之山追數平生莫踰此喜

賀吳總侍

方秋崖

恭審進班東壁仍鎮南徐吳如大夫者幾人慨其歎矣楚
 與足下有舊故維日望之紛然騎竹之兒童賀此懋棠之

父老恭惟抱經濟之具負魁磊之聲使吾君使吾民舉之
三代難為兄難為弟時則兩蘇久騰鐵甕之謠纔上玉階
之奏高論輒軻吾何慊於此哉人言轉移乃今知其忠耳
豈但青氈之復過舊丹宸之思某嘉與縉紳誦言綸綍邦
人迎拜喜郭細侯之再來邊吏謹傳豈司馬公之未相久
矣扼腕少焉論心

賀楊總領

李梅亭

非賢九列總賦兩川無踰老臣久望甲寅之報厥有成命
足寬庚癸之憂除日一傳滿口交慶某官資弘且毅器博
而周解十二牛而有餘才固高於一世繫千駟馬而弗視
氣亦蓋於諸公天使之為入蜀之星人以此卜擒胡之月
知彼知己漢中方務於養民擒賊擒王許下幾為之避地
徒緣食乏遂致師還皇欲我公身任此事爰峻上卿之拜
俾專計相之權金掌月升光無不燭玉闕夜閉守或有餘
聊寬西顧之憂即聽東歸之命某聳聞山緯竊喜得與敢
問遲之遲長恐遭群吠之恠可以速則 幸即過四壯之驅

賀梁總領

鄭雪巖

奏課餉臺疏榮召節外府輟九卿之班列既壯邊聲中書
幹萬化之本原晉禪國論仰窺睿旨厥有閑慕蓋以儒者
談兵深戒乎嘗試古人料敵必覘其密徵方百年胡運之
積衰而四海人心之咸奮武夫抵鳴劍之掌儒生衝怒髮
之冠威可遠加莫不引領而望矣兵難遙度願借前者以
籌之爭自竭於腹心迄未得其要領淺謀者既齷齪而不
足聽大言者又漫漶而適為誇上既厭之慨老成之長慮
天其或者開景運之中興集官魁閑卓犖之材冲遠博碩
之器雄名籍甚羞崑崙薄蓬萊重德端然載華嶽振河海
乘傳皇華之隄飛芻細柳之營自江輸淮以達京師錢流
地上聚米為谷以陳形勢虜在目中凡其鳥言夷面鷙悍

之形狼子野心狙詐之狀與夫斥埃控扼之險要糗糧儲
峙之贏虛皆笏畫鞭筭之餘如燭照數計熟嚴助奉三年
之計最入奏甘泉柳渾知萬里之戎情宜在吾禁以按歷
封陞之成筭為從容帷幄之運籌堂上有奇兵贊廟謨而
決廟勝海內想風米繇宰椽而登宰司某兀坐冷曹聳聆
溫詔月明烏遶未知何枝之可依霜凜鍾鳴竊効回聲之
相應

賀淮西趙總領

洪平齋

共審疏禁中禁總餉外臺卿月獨升光動九農之扈使星
轉照歡騰萬靈之化綸綍一頒薦紳交慶共惟某官至剛
以直大雅不群赤手而搏蛟螭其才不可及矣壯志之騎
鴻鵠雖老未嘗襄焉居然出入之具宜投之煩劇而不亂
眷深帝辰名重宗盤屬西北兵端之既開而東南民力之
易竭還定雖勤於鴻鴈轉輸莫給於貔貅張順可憂束手

亡策非得當今之劉晏安能追古之鄭侯上深嘆於才難
弄印久矣公不辭於重任披襟當之晉升九躡之華益聳
百城之望游刃運解牛之志看鞭策流馬之功強兵富國
之圖小煩供億致主澤民之業即罄論思某自嗟久墮於
吏塵猶記舊聯於朝績聳聞除目陪切忻惊千里相望有
春樹暮雲之想萬間可托何震風凌雨之虞

賀黃運使除總領

李劉

內躋即省外總餉臺西賓出幙之十年遂專主席東漕下
車之三月盡總賦輿人歆錫命之番上恨用公之晚某官
器資疑遠業履端溫言行夙擇乎中庸名實久孚於上下
頃歲紅巾之變折衝白刃之間數進忠規刈葵惟恐其放
手縱無恩澤徒薪豈下於焦頭共推江夏之無雙再試穎
川之第一維駒維騏驎暫紆苞栩之飛如熊如羆如貌
孰飽樵蘇之爨帝咨衆望僉曰公宜王人下視於諸侯有

嚴天節卽官上應於列宿肯歷土山政令先庚而已乎軍
民旁午以相賀田里愁恨嘆息久已周知財貨本永源流
尤皆宿講皮不存則毛將安傳唇旣亡則齒得無寒欲兵
食兼足之沛然在制閫同心而已爾旣無間越秦之肥瘠
何難圖韓范之功名某百無一能億或屢中頃進總領甚
稱之語蓋在咨諏周爰之初茲聆除日之頒豈勝頓足之
喜惟榮之歲租無五千斛而使所月解近七萬緡昨賴管
煎抱賣之贏用補大料帶補之欠缺困井遷之後難施箕
歛之苛在小郡官兵旣多空腸而大司符移尚理虛額巧
但施於有麪窮莫甚於無錐與物爲春望公如歲今夕飲
者恩明日按者法正累故人觀察急於賦刺史私於民願
哀老子

上宋總領

峙糧京口踰瞻卽宿之高竊廩邊頭驟出使天之下前此

第勤於恭粹今焉偶迫於及瓜敢飾訥詞僭干嚴分某官
高明而密察峻整而疎通家擅雄詞固已流傳而行世門
多陰德是宜貴顯之有人自垂髫負秀穎之名未弱冠陳
治安之策小却而紆黃綬一鼓而俘綠林幕辯風生決滯
續於紅蓮之府琴鳴畫靜訪斷碑於黃木之灣人方望闕
而來公又監州而去亦旣老其才業矧茲磨以歲時鷺翻
來儀吝出漢廷之右魚符作牧政如嚴瀨之清值朝更圜
法之初而吏奉新書之峻方膠膠擾擾價莫售於國中乃
暴暴源源錢獨流於地上蓋有功而懋賞豈何自以爲卽
惟六飛駐吳會以來而萬竈宿徐方之戍雖酒可飲兵可
用幾倅西北之精然戈載戢弓載橐坐竭東南之力自昔
難於膚使乃今得此通儒逆知財貨之低昂洞了簿書之
緣絕蓋心平氣定常龍見而雷声故事至物來若龜卜而
燭照少待抑營之飽卽趨荷禁之清某承季無聞緣恩入

仕頭顱如許合耕負郭之田園身世子然誓守先人之丘墓笑覓官之聊爾使折獄以何堪戍戍兩暮路行萬里已難追於塞馬又幾厄於淵魚飢阻未陽酒炙誰存於杜老行吟楚澤衣冠略似於屈原未定心魂來趨官次敢恃粉榆之故趣趨竿牘之恭所務期會簿書竊自悲其冗賤無乃鄰里鄉黨或少借於声光

通胡總鄉

周山房

待問廣廷誤蒙題品庀官半水獲奉教條方以書生來依大范敢謂學校不同有司輒據欽企之情布見拙陋之語某官清夷而不撓簡塞而能通雖即之也溫初非刻意尚行然定而後應未嘗吐剛茹柔泛觀人才各擅器品法士亢於檢局通人失在闊踈豈無偏長不可翕受乃若器博足以融衆異力厚可以折群輕方其晦養於冊府之中以至傑立於紀綱之地文采績深而不輕銜露是非紛起而

獨守正中仍使吾身無暴赫之名欲俾天下被和平之福此斯世之所罕恐重任之必歸胡為玉堂昇鉉之才尚司金穀甲兵之寄有此地位必副時須願為世道而自強世副師言之歸重某志嚮甚拙藝業無聞統舍裁梨浸忘歲月為親捧檄適在悒悒不圖遭逢有此幸會唯士之初進如木之初生非有託於養成則亦易於蹙技尚期保惠獲寡悔尤苟獲逃庠序之譏庶不負門墻之賜

通王總領

王懼軒

疏恩萬里移餉六師時急轉輸既已實閩中之粟茲嚴守衛又將豐塞下之儲欣傳祭戟之來敢後緘膝之敬共惟某官成都石筍東序河圖被天孫雲錦之裳文成五色植太乙青藜之杖學富群經身徑上於青雲心皦如於白日方逆臣之僭叛見烈士之忠誠涅白不緇雖赴公山之召佯狂以去來夷箕子之明此一息之從違實三巴之向背

倘當時之乏此則今日之維何及觀於足兵足食之間尤
可驗守道守官之際義如當赴馳峻阪之輕車事不可從
屹中流之砥柱惟孟子有塞乎天地之氣所以浩然信汲
黯可謂乎社稷之臣其以直耳夷攷平生之節操已知他
日之勲名常操天下之羸貨特其寄徑均節邦中之財用
正爾知津寧侯席溫即觀綸召某舊慚白屋嘗共丹梯望
諸公臺省之登一何遠矣知此士江湖之落諒亦慨然敢
以貧身累于恩造王人序諸侯之上孰不歸依同年雖四
海之人少希甄異其惟慷慨罔旣敷宣

通四川王總領

李梅亭

企即宿之周天夙瞻景耀望使星於蜀野行挹餘光同是
天涯莫非王事欲捨方寸之悃可無咫尺之書共惟某官
器度崇鉢典刑炳蔚江左風流之後代不乏人襄陽耆舊
之家世濟其美恬於再轉翩若一麾日近長安謂即登於

金馬天通蜀道又出護於木牛惟關中餽餉之功實海內
安危之本樵蘇後爨今多宿飽之師弩矢前驅古有畫行
之羨行詠勞還之四牡佇觀趣侍於六飛某起家單平蒙
恩優渥立朝已濫况塵六典之卿試郡猶慙輒冒十連之
帥周環四顧冒昧一來惟方國奉十行之書妄希宣布諒
王人序諸侯之上亦願將明

代通吳總領

方秋崖

伏以遡魁躔於斗北於皇吾道之華分岩邑於江東幸甚
使天之近仰榮光之下屬贊弱翰之未遑如責以世俗事
大之恭當已獲門墻廢禮之罪敢不自訟道其所懷共惟
某官絲孟氏之後而得其傳出漢庭之右而奪之氣大對
陳天人之槩內之治中國而外之治遠夷此声揚梁楚之
間上不負天子而下不負所學自其裒然子大夫之首固
已輩諸名卿相之流方排閭闔呈琅玕之奇乃羞崑崙薄

蓬萊而去蓋以有事於邊圉小煩出總於軍儲士飽而歌
勇自百陪虜婦相戒誓毋再來豈但使錢穀甲兵之問不
至廟堂於此見忠信篤敬之士可行蚩蚩王人叙諸侯之
上雖曰無以易堯賢者為邦家之光正恐思不見賈某所
婦戴者敢誦言之切以昔者孔融登李膺之門猶叙先世
夫子與老聃之契矧今事會何幸親逢三十字而日未斜
大父嘗窺於竊議九萬里而風在下吾翁亦並於英遊瞻
言再世之逢雅有一日之好則其依嚮詎不切深愛其人
者愛屋上之烏况復子孫之在觀吾政而觀桑下之雉所
恃父兄之知

代回何總領

方秋崖

伏以兩相東西殆猶虞虢之唇齒一江南北寧分胡越之
町畦翩其飛翰之臨喜甚同舟之濟共惟某官有六館奉
幡之勇無萬錢下箸之奢蚤歲邊城意此虜在目中矣十

年總計過吾軍如席上然適當供輸困乏之秋獨幹財賦
盈虛之妙矧時事莫艱於邊遽在人情過慮於國貧謂雲
屯萬竈而杖柱無期雖日費千金而樵蘇後爨掣肘至此
痛心柰何故臬外制之將軍徒有強兵之請彼舟中自為
敵國類多足食之爭於帝念哉惟公試可蓋以天下之財
為天下用夫何憂乎之興如有此數之出則此數存正不
妨於經費已驗之效無競維人願佐中興之勳歸相太平
之治某四年于役五技其窮一 以北一車以南安得共
班荆之語衆狙皆喜衆狙皆怒亦每思賦茅之艱屬聞綸
綍之誕頒嘉 縉紳而相賀秦視越人之瘠幸世皆然晉
及楚君之餘匪公誰望 賒言回敢布腹心

代回湖廣趙經鎮

李梅亭

疇庸外府進位上卿禮樂光華旣茂明於調度貨財平準
茲益重於事權除目一盼輿言胥穆某官持心信厚臨事

俊明恭懿篤誠繼高陽之六子切磋磨琢蹈衛國之武公
揚歷弥深声華甚茂茲爾將於使指俾總視於軍儲曾不
淹時已聞奏最爰進四大夫之祿仍幹半天下之羸是亦
平遷行有峻擢某未繇旅賀例辱巽牋卿不同乎已升華
於元冕公歸無所會加寵於繡裳

代回淮西趙總卿

洪平齋

陸卿九扈給餽列屯人自日邊恩榮畫錦之遣錢流地上
師有宿飽之期下車云初載路相慶某官直温而肅括明
敏而䟽通早練達於民庸洞講明於邦計懋轉輸之績飛
不尺翰持經濟之材翔而後集屬邊防之小定惟糧道之
孔艱爰興前席之思久不見賈復念弄印而授無以易堯
庸䟽執羔之榮俾專流馬之運序王人於諸侯之上姑驅
馳數月間求宰相於宗室之中會凌厲九人之後某託
交惟舊話別方新闢伺眈龜正欵致燕雀之賀勸渠專騎
乃先辱鯉魚之書徒華巾笥之藏莫遂襜褕之報

都大類

賀坑冶都大

方鳥山

擢自輔藩改司泉府一奏日邊之最聖聽久孚半提天下
之封使名加大輿情胥瞞儒効必優共惟某官生廬山之
下而挹其高近濂溪之居而得其正去之十載固將會洙
泗之傳竟以一心抑又契象山之妙毋勲文陣擢冠禮闈
即典教於類宮繼深華於學省講道於髮引千鈞之際日
耀群迷談經於坐奪重席之時水融衆難斯文允屬善類
攸歸權勢不能挽之來利祿不能誘之去蓋嘗慷慨而極
陳當世之務不以扞格而遂易平生之言屬者分符俄而
易鎮朝方嚴於堵令郡恐失於民心平時既切於揣摩一
旦忍施於科抑及聞改擢悉願攀留臥之轍下者何其多送

之境上者何其遠細數會稽之父老今殆過之自開太末之山川古未見此遂奪袴襦之愛來司寶貨之權浴鐵之泉寢拈採銅之山已竭海道難防於滲漏姦民弗禁於鉅銷糜幾孔方成一阿堵以裕民之心而裕國必擢輕重之宜推鑄金之術而鑄人竚究經綸之大某猥繇壁水濫切儒科屬峒寇之披猖敢於梗化俄憲臺之辟致因以奏功人自笑於弃繻乃更叨於通籍男邦學製岳解組於膏火之中督府出征俾奉檄於煙塵之際籌邊適逢於改轍佐郡曷稱於題輿版曹有山積之逋州縣無天雨之賦若為施設庶免曠鰥豈期幸會之來獲隸按臨之下龍門三級忝嘗攀附於遐踪燕夏萬間願託旂幟之大庇

賀提點坑冶俞郎中

陳質聰

正朝渙號園府升華李刺史九路之天全歸臨照以君人四海之地半入甄陶弄印無以易堯起家使之拜敬曾云

妙東大慰僉諧某官德宇閱深量陂汪溢干將莫邪之氣上衝牛斗黃鍾大呂之宮中涵韶濩久低回於州縣旋騰蹕於班行翰寫瑰奇發揮忠貞自合干霄直上贊中禁之謀猷而獨貼水斜飛試外臺之勲績蓋由園法正輸上憂散之易而歛之難徒有日星之憲積者寡而用者衆誰憐天地之藏田野已為之顰眉庑堂幾至於束手欲辨乃事其惟我公昔王夷甫恥而不言自是清虛之論而賈洛陽以此進諫未妨通達之稱惟徹上徹下而不失之拘則入細入麤而各由其理因知猥冗不礙孤高欲觀他年造劍之炉是即今日鑄金之冶某違離滋久懷戀采深霜雪欺頭已阻攀於軌躅塵埃撲面又弗慣於書題敢云守壘之微叨隸使軺之下雖蹈仁詠義之念樂與人同而薰和染教之私無如我舊願垂洪范以幸孤生

賀川秦茶馬魏戶部

王驪軒

顯陟臺郎總提旣政文昌六部地官見謂之劇曹武騎萬
營天府復專於隆委祿因德詔材與事宜某官心平而氣
和人今而李古公侯子孫之必復固有世臣名義鬼神
難欺實由家李琮璧不雕而自貴焉和隨動而有声屹立
夔人之藩籬何翅晉陽之保障儉以足用節而愛人迄轉
上聞首膺表選握蘭依鳥之位內陪從於太微摘茗市駿
之司外分節於少府職任昔分而今合事權滋重以不輕
一洗空萬古之凡會於雲錦六經濟三尺之法歸近天顏
輕破睡正濃之歌行試思無邪之李某苦慙驚骨復飲慕
願王良後造父先亦有馳驅之志汲黯寬饒猛恐非採
掇之材

通史都大

林克齋

擁騎經塗辱軫朋簪之舊剖符疊組欣依使節之光雖司
存分內地之遙然巨庇喜二天之近敬馳尺牘先贄寸忱

某官家世象近魁三人物今稱第一積慶實綿於錦繡雅
懷不在於綺紈架上万牙籤一讀不再宵中五色線小出
無前激昂尤奮於事功談笑可空於盤錯自疇庸於貳郡
屢疏寵於十行實簡清衷肆臨鉅鎮賢良選用固將解渤
海之佩刀功績垂成謂可折東山之屐齒沮謀者孰袖手
何言方為五畝園獨樂之遊復膺二千石共理之寄河東
吾股肱郡未遠邦畿番君得江湖心已稱理效矧冶鑄莫
饒於吳越而提封幾徧於東南佇觀地上之錢流即聽日
邊之壘召某受才甚下賦分多奇頃迄役於計臺嘗誇名
於書府屬當逃谷詎意起家察底一官隨行逐隊江皋十
載自西徂東賡伐木之詩夫豈若秦之視越仰皇華之使
或容羅石以致温

代通四川趙茶馬

戴象麓

分巴跡之旌旗濫膺守土占益州之分野知有使星欣切

庇之自今愧脩辭之已晚共惟某官風猷凝遠天韻宏深
博極羣書太乙之藜相照文焰萬丈長庚之夢不虛藉未
陳周召之詩書亦宜獻間平之禮樂恬為丞之再轉甘出
守之一麾刻銅虎之符符洛揚美最護木牛之餉益茂膚公
謂宜運海以搏鵬又使摘山而市駿周原之茶膳：包以
緇奩魯坳之馬駟駟爛如雲錦豈容黔突行有紫泥某頑
頓之資踈鹵於事將指以出濫持天子之節旄無功而還
不得月氏之要領敢意冒非於荷橐且令假守於銅梁有
如凌兢何以全度東西之瞻使節儻永賦於旋歸前後之
聞清塵尚有餘於同味

回史都大

李梅亭

光奉宸綸貞持使蕩方千里而賦政久歛惠於一州園九
府以通材遂褰華於數路某官人門有偉風調不凡番君
得江湖之心不但蕃宣之績史公引漳鄴之利更高城築
之功暫司坯冶之權洞識貨財之本恩隆正任使以大名
地上 錢會當裕子母之積階前生玉行將繼叔父之風
某密託隣光遠依厦庇六轡如組未皇瞻原隰之華萬物
為銅願益楹陶鎔之業

代回張茶馬

方秋崖

奏最蕃宣易司推收臥雲而逼象緯榮分東壁之光摘山
而市駿蹄益固西秦之圉某官味甘苦永心秉塞淵出乘
兩腋之清風已親法駕勒回中道之奔電歸扞渴羌茲揚
春山之旗久擁東方之騎非環非玦上有雙鳶載馳載驅
駕彼四牡取月團三百片之羨包以緇奩供天子十二閑
之須爛如雲錦佇頌鳳夸趣扈龍旂某有味溪芽無心天
須烹玉澆過秦之論徒抱渴塵籟雲作徠漢之歌更觀逸足

提舶類

通提舉魏市舶

鄭雪巖

錦纜牙檣暫督邦珍之貢朱轡皂蓋獲依隣壁之輝寸心
躍如尺積敬止共惟某官夔邦哲匠瑞世奇才懷鄭公仁
義之言家声故在立漢世中興之業相學有傳至今吾五
峯三市之氓猶誦公半刺十同之政謙恭下士懇切憂民
泊遙清班益隆雅望輟工監勾稽之職洗桐城愁嘆之聲
民欲借恂帝思見賈自合歷階而上矣奚為弭節以來斯
惟邦計之方殷故利權之攸寄飛艎逐浪報合補之珠還
貢寶充庭侈南夷之琛獻乘軺底績荷橐指期某未習民
庸猥承郡寄正自回墻於不學得無血指於旁覲尚惟聯
事之心時賜免戾之教惟餘波及晉宵分滌瀝之恩庶小
國聞齊獲遂依歸之願

通舶使

王臞軒

翠節光華踈望宗英於霄漢青衫藍縷分甘蒼氏之塵埃
幾年引脰以仰高一且澡身而受察敬憑子墨往白帥籤
共惟某官紉芳蘭而自馨挺靈芝之獨秀追河澗於千載
後得禮樂之盛心夢太白於三生前傳文章之正印既收
魏第不輟燈火雖在素官全似布常為藍田哦竹之游清
哉官况試河陽栽花之手籍甚風流此雖緒餘獨不俊偉
繼嘗憑軾無端溪隻硯之歸繞一擁轡覺賓水甘棠之滿
得地小而亦可行志去天遠而隨即疇庸眷海舶之一司
閔水衡之大計惟帝遴選頌公一來庶平而吏民安焉鯨
波不動忠信而蜚貂行矣琛貢交通合浦之珠既去復還
石門之泉不易其介大而國用盈虛之制即此權輿次而
版曹出納之權歸其掌握行有君命以重此臺伏念某聞
道未深涉世尚淺讀書發憤期收再世之青毡射策決科
濫竊一名於黃甲方習趨庭之訓遽罹陟岵之憂謀養斗
升七稔飢寒之所告強顏筦庫一官猥屑而亦甘惟不武

之書生殊於閑吏事祇恐斗筭之器難逃水鏡之前念伯
父曾亦交承夙有家之好則賤子雖無介紹此為藉手之
階儻以臭味之略同庶幾眄睐之稍異服鹽車而垂兩耳
願殫駑力之勞得廣厦之萬間可遂歛顏之託

通林泉使

方秋崖

伏以寶冶騰輝切仰韓文公之斗銅章課政有開蘇刺史
之天可無傳鯉之書告以眡龜之日共惟某官五鳳樓之
巨筆九龍箋之大鏞絲孔壁汲蒙先秦古書以來口授若
决雲夢凡周誥殷盤在騷太史所錄手扶以分天章要是
道山神仙之流盡絕人間煙火之氣何至屈臨於園府聽
其久去於方壺仰窺上心斷有深意謂朝廷摧山澤之利
繫欵上足國而下足民惟君子知財貨之源能使輕權毋
而重權子俗吏念不到此吾儒容可忽諸如其推鑄金以
鑄人即所謂範模而範世三節召矣一陶冶之某庶庶無

竒臭魚自守六題十二體故家之衣鉢猶存五車數萬言
矮窻之燈火良苦迺齋二而居此豈區二之所期粵自落
南幾於敗北偶脫黃茅之瘴通班紫禁之雲竟分邑於山
間如置身於井底飛尚方之舄敢以研新而擾為之造化
之爐毋日鑛頑而棄去

通王泉使

洪平齋

伏以師閭疇庸台臺陟寵行行且止而避御史威望素高
皇皇者華而遣使臣利權增重八鳶蒞止百雉聳觀共惟
某官氣直而剛學純且博垂大名於方冊之上殆四十年
表清規於搢紳之間統一二數入造翔鴻之序進升我豸
之班當瀾倒之衝而定力不移有壁立之風而危言自信
人方玩積薪之勢公獨為曲突之謀發巨奸於間不容穢
之時制大變於危如累卵之勢盡奪群邪之氣復開衆正
之塗雍齒且侯魯連已去吾在汝上矣誰謂留行君薄淮

陽邪不妨卧治方寬北顧又趣東來闡天地之藏於笑談
運造化之功於掌握不勞笏畫自見錢流雖心計之長正
難其人然風米之著寧久於此立九府之園法小施橐籥
之功陳六符之泰階即試陶鈞之手某自甘獨冷共笑太
清久矣獲從諸公之遊今焉幸際一世之望倘許執經而
問難庶幾就道以慚摩江左之見夷吾何難富國汝南之
有顏子正賴鑄人欽嚮惟多鋪張固究

回聶提舶

李梅亭

肅駕星軺總司海舶舳艫千里有無得以懋遷胡越一家
內外服其平準是為膚使允屬通材某官世濟象賢早騰
燕譽青毡舊物盍旋北斗之樞畫戟疑香晚試南交之宅
不嚴而化所去見思惟是嶺陬久資碗稅扶胥黃木習廉
介之具孚銀甕白環紛貢珍之並入貪泉酌水已知吳隱
之心祥飈送騷佇應孔戣之召某卜鄰有幸賀厦已稽六

柜五羊難續遊仙之夢尺書雙鯉空慙寄驛之情

回趙提舶

王臞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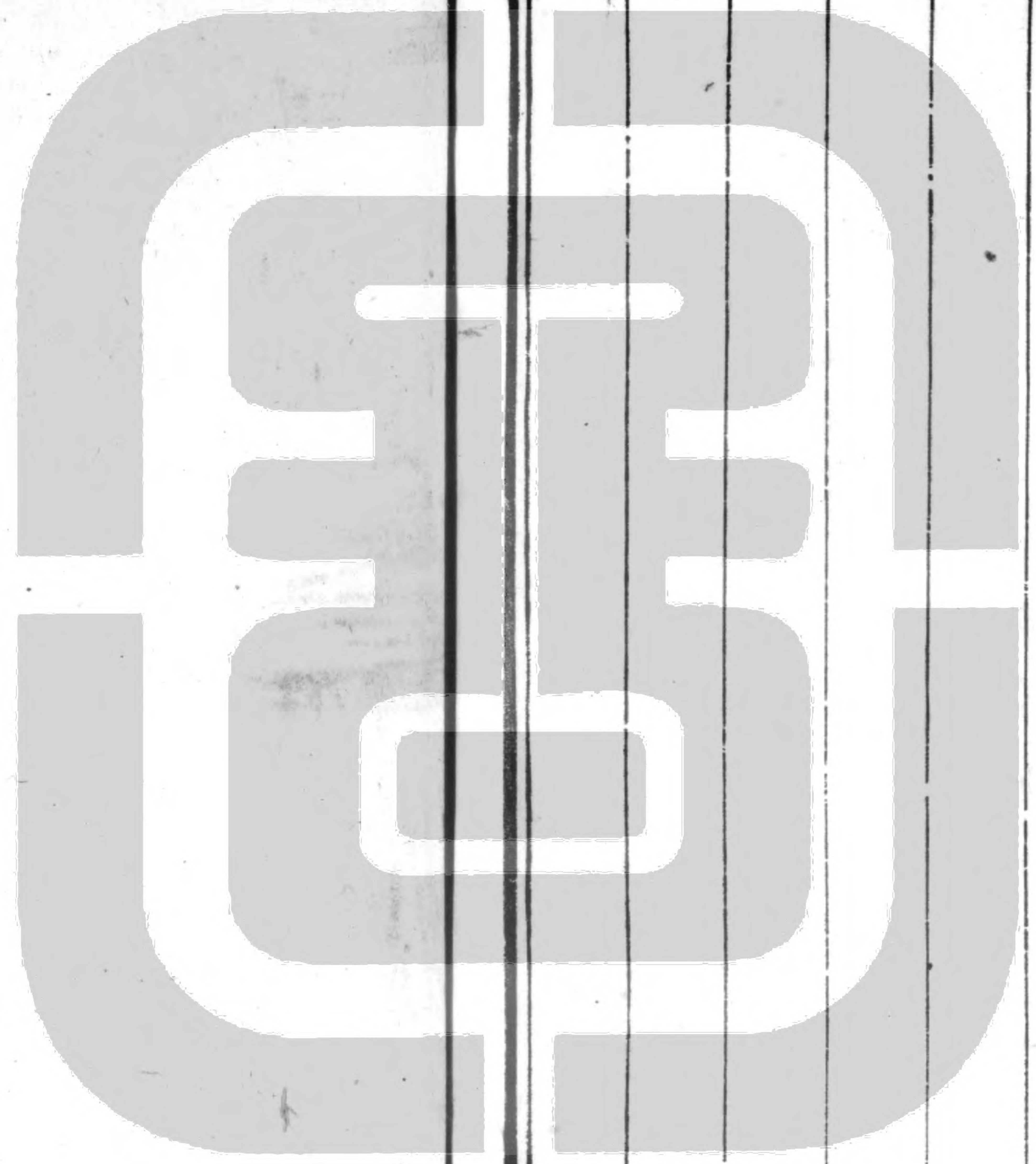
奏課分符乘軺司舶候風入貢固嘗聚蜚越之珍酌水獻
箴要當試夷齊之飲聞君廉甚職此宜哉某官蔚若宗英
濟之世美再試弦歌之政所去見思一陶襦袴之巧不嚴
而治惟時嶺外交貨浪中然商賈莫至舟車漢非得已若
犀珠賄及僕隸唐已病之今大夫不務富其家則行旅必
願出於市得人如此通國稱之某雖縻於茲行引而去露
螢不暖安得照十二乘之車檣燕語留旋復吞咫尺書之
便

續集
卷之十二
七

新編翰苑新書卷之十二

續集

蘇大芳



卷之三